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90×1165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 · 字数 17,000

1963年1月第1版

196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01 定价(四)0.15元

#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人民日报》社论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

现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千方百计地破坏全世界人民的团结，特别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企图阻止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胜利发展。各国共产党人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所受到的日益严重的损害，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迫切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我们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能够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自己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

綫，面对着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西德軍国主义的威胁，理应把斗争的鋒芒指向我們的共同敌人，而沒有任何理由在那里重演亲痛仇快的事件。

不幸的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同我們願望相反的情况。

德国統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的显著特点是：一方面說了不少在兄弟党之間停止攻击、加强团結的話，另一方面却极其粗暴地繼續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一步扩大分歧，損害团結；一方面說了不少拥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話，另一方面却明目張胆地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铁托集团翻案，公然破坏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当应邀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在致詞中引证和闡述莫斯科声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的时候，大会的执行主席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繼續致詞。在这样的导演下，會場上发出一片喊叫声、吹口哨声和跺脚声。这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怪現象。中共代表致詞以后，大会的执行主席居然提出抗議。他表示“最坚决地拒絕”中共代表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并且认为这是“違反各共产党和革命工人政党之間一切普遍的准則”的。接着，苏联《消息报》就攻击中共代表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說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德国統一社会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这样严重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究竟要不要团结？究竟是要真团结，还是要假团结？究竟是要在什么基础上的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还是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基础上或者别的什么基础上“团结”？这就是说，究竟是要消除分歧，增强团结，还是扩大分歧，制造分裂？

中国共产党人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全世界进步人类共同一致的愿望是：维护团结，反对分裂；要求真团结，反对假团结；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基础，反对破坏这个基础；要求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胜利的可靠保证，是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是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这种团结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只有严格遵守这两个文件，才能加强团结，才能有真正的团

結；違背這兩個文件，就只能損害團結，只能是假的團結。堅決維護莫斯科宣言、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和兄弟黨、兄弟國家關係的共同準則，同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言論和行動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是各國共產黨人的神聖職責。

中國共產黨一貫為維護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而努力。一九五六年，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蘇、反共的浪潮，並且在匈牙利策動了反革命暴亂。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一起，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保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捍衛了社會主義陣營。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會議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兄弟黨共同努力，經過充分協商，制定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路線，確立了兄弟黨、兄弟國家相互關係的共同準則。在這兩次會議上，我們對某些不正確的、不利於團結的傾向進行了必要的鬥爭，也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協，對於會議達成一致的協議，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一九六一年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出現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公開指名攻擊另一個兄弟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嚴重事件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就表示了堅決的反對，並且提出了真誠的勸告。我們當時就指出，這種做法“是無助於團結，無助於問題的解決的。把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爭執公開暴露在敵人

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誠地希望，有爭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結起来”。遺憾的是，我們的这种努力，沒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們的好意，竟然遭到某些人一連串的責难。

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国共产党本着維護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和加强团結的願望，积极支持一些兄弟党关于和緩关系、改善气氛的建議，并且写信給有关的兄弟党，正式提出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主張，以便通过同志式的討論和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結。我們还指出，在召开會議之前，各兄弟党应当进行許多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上和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为上述會議的召开和它的成功創造有利的条件。

我們感到十分痛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兄弟党所作的这种积极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有关兄弟党的相应的响应。相反地，那种違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則的做法，特別是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其他兄弟党的恶劣做法，却愈演愈烈。在最近一个时期召开的几个兄弟党代表大会上，都繼續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都攻击了中国共产党，在有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还攻击了朝鮮劳动党。



这股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逆流，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达到新的高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受到了多方面的庇护，而根据莫斯科声明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却受到完全非同志式的、粗野的对待。这种做法，是极其庸俗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在某些同志看来，坚持兄弟党一致協議的莫斯科声明的原則，是不能容許的，是非法的；而受到莫斯科声明譴責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反而是应当欢迎的，是合法的。他們一方面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大肆攻击，另一方面同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大讲团結；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剥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机会，另一方面向背叛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喝采叫好。这种十分恶劣的情况，是在精心策划下进行的，这就更加增加了它的严重性。

我們在这里不能不严肃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关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結的共同基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正面临着被公开撕毀的严重的危險。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正遭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問題，不是一个小問題，而是一个大問題；不是一个局部性的問題，而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問題。这个問

題，关系到是要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同流合污。这个問題，关系到是要以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作为团結的基础，还是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綱領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作为“团結”的基础。这个問題，关系到是要真正加强团結，还是口头上讲团結，实际上制造分裂。归根到底，这个問題关系到究竟是要严格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还是要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讲得十分清楚：“各国共产党一致譴責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現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論’的集中表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綱領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脫离了社会主义陣营，使它依賴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謂‘援助’，从而使南斯拉夫人民的英勇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成果有失去的危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他們以非集团政策为借口，进行着有害于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国家的团結的活动。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

然是各国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立場，正是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一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应当采取和必須采取的立場。这个立場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立場是根本对立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反对莫斯科宣言，也根本反对莫斯科声明，并且拿自己的修正主义的綱領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共同綱領相对抗。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中，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陣营和帝国主义陣营的根本对立，主張采取所謂“超集团”的立場；他們否定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认为資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們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所有制說成是“国家資本主义”；他們还认为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經“过时”。所有这一切，都是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水火不相容的。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以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的公报說：“全体會議认为，代表团执行了南共中央的政治路綫，沒有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沒有签署这个會議的宣言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宣言包含一些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观点相矛盾并为南共认为不正确的观点和估計。”

至于說到莫斯科声明，铁托集团对它的攻击就更加

猖狂了。就是那个在德国統一社会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有些人狂热欢迎的铁托集团代表弗拉霍維奇，在一九六一年二月南共联盟中央执委扩大会議上就說过：“莫斯科會議走了在各种观点和傾向間謀求妥協的路綫，走了‘斗争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划定、彼此雷同’的路綫；这样，在統一的声明范圍內，反映了世界上当代社会的客观发展的立場和观点，同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看法（其最明显的例子是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立場），混在一起了。”南共联盟中央一九六一年二月會議通过的关于莫斯科声明的決議中說：“莫斯科声明不仅对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巩固世界和平的努力，都只会引起有害的后果。”

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不是应当进行批判呢？这在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本来是不成問題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原則性立場，也是得到其他兄弟党的贊同的。大家記得，一九五八年六月，赫魯曉夫同志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中曾經說过：“中国同志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南共联盟綱領草案修正主义原則的批評，都是十分正确和十分深刻的。”

大家还記得，正是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的上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就是一九五八年七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應該不應該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个問題上，並沒有分歧。赫魯曉夫同志当时曾經

說过：“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統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則性的批評。各党在領導机构的決議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譴責这些观点的明确立場，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

他还說：“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只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一件外衣，来迷惑輕信的人，使他們离开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革命的階級斗争的道路；他們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階級手中夺取最銳利的階級武器。不管他們願意还是不願意，他們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階級敌人以换取貸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們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陣营。”

他还說：“南斯拉夫領導人在他們的言論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观点。他們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綫，从而帮助了工人階級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結的勾当。”

他还說：“南斯拉夫領導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領導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

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现在，他们实际上已经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我们不能理解，有些同志过去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为什么在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有人说，这是因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勾销了非常多的错误”。很可惜，铁托集团自己从来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什么勾销错误。如果硬要说铁托集团“勾销了”错误，那才是真正的主观主义。我们愿意请那些为铁托集团辩护的人，听听铁托集团自己是怎么讲的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铁托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说过：“如果任何方面有人期待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内部问题上的原则性的立场的话，这只是浪费时间”。

一九五九年，铁托集团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德尔，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里，说得更加露骨。他说：“现在看来，批评家们不断地向我们建议的，正是他们开始放弃的东西；而批评我们的，正是他们开始接受的东西。”

直到最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铁托从苏联回到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一下火车就说：“讨论南斯拉夫现在将如何改变自己的政策，这纯粹是多余而可笑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政策。”过了几天之后，铁托又说：

“我們在那里(指在苏联)还談到,南斯拉夫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

铁托和卡德尔的話表明,铁托集团坚决否认他們的修正主义路綫和政策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們的確沒有任何改变。那些故意要說什么铁托集团“勾銷了非常多的錯誤”的人,在这里不是說謊又是什么呢?

近来,某些人大談他們同铁托集团之間在許多問題上的观点是相吻合的、日益接近的。我們要問:既然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綫和政策沒有任何改变,那末,是不是說这些話的人自己,向铁托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綫和政策日益接近了呢?

特別令人惊異的是,某些人公然宣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死板的公式”。他們不允許任何一个兄弟党揭露和譴責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誰如果坚持譴責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誰就是“使用資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就是“坚持野兽的道德”。請問,把八十一一个兄弟党一致協議的莫斯科声明,說成是什么“死板的公式”,說成是什么“資本主义世界的野兽的法律”,究竟目的何在呢?是不是要撕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如果根据莫斯科声明譴責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竟然成为“野兽的道德”,那末,違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恨不得“咬死”一个兄弟党、兄弟国家,又算是什么道德呢?

我們还听到陶里亚蒂同志竟然这样說:“我們和其他

一些人对南斯拉夫同志们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从而纠正了一九六〇年的决议（按：这是指八十一个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因为它在这一点上是不正确的。”我们要问，对于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声明，陶里亚蒂同志究竟有什么权利宣布它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是不正确的呢？究竟有什么权利来随便“纠正”、随便撕毁庄严的国际协议呢？如果一个党或一些党可以随便“纠正”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达成的协议，那末，还有什么应该共同遵守的原则呢？

很明显，某些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通过的庄严的文件，采取这样轻蔑的态度，对于自己签了字的文件，自己不遵守，还要辱骂那些遵守的人，这完全是背信弃义。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指出，那些热中于给铁托集团翻案的人，企图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打开缺口，进而全部撕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如果他们的这种企图得逞，那就等于说，过去几年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都是错误的，而叛徒铁托集团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错误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纲领反而是正确的；那就等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现代修正主义已经不能反对，更说不上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那就等于说，大家都应当跟在铁托集团的后面，



“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

如果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就要全部改变，就要以修正主义的投降路线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如果这样，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什么团结的共同基础呢？这不是存心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裂吗？

现在，摆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卫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就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坚决拥护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坚决反对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基础上的“团结”。我们中国共产党，将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

无产阶级的事业从来都是国际性的。各国共产党人为了争取这个共同事业的胜利，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没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联合和团结，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事业，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的。

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只能是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关于兄弟党、兄